

飛虎奇緣

——有關承諾與友誼的故事



■2004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50周年紀念大會張彥夫婦與友協老朋友在北京重逢。



■1944年，張彥（中）與飛虎隊朋友——海曼（左）、貝爾（右）合影。

歷經10年拍攝的紀錄片《飛虎奇緣：一個中國記者和他的美國朋友們》（後簡稱《飛虎奇緣》），講述上世紀解放前的中國記者張彥與美國「飛虎隊」隊員們之間的綿長友誼，跨地域，跨時代，跨文化，期間的離散、重聚、故去以及代際的延綿，使其成為中國從解放至成立再到開放的現代史縮影。

印尼華僑陳德福至今仍記得，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次聽到張彥的故事時的那種熱血責張。從此，以拍紀錄片為志業的他，人生也與故事裡面的主人公們交織在一起。

一個月前，陳德福以總策劃及總編導的身份，攜《飛虎奇緣》亮相香港中文大學學術大樓。在場多為白髮蒼蒼的愛國僑民，作為見證和關心中國內地60年來的發展和變化，對片中的革命情懷以及戰友般的跨國友情，感同身受；而對於導演不惜耗盡所有積蓄、十幾年的堅持的感佩，更有一些人留下眼淚。

該片的中文版共分4集，於2010年完成後獲得了該年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二等獎，並開始在中國內地各大高校以及中國歐美同學會、僑界舉辦的觀摩會上放映，反應強烈。

「這個故事有兩樣東西打動了我。一個是張彥先生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的60年，真正是和祖國同呼吸、共命運；另一個是張彥先生與美國飛虎隊員們之間持續了60多年的友誼。現在，這種友誼又傳到了第二代。」陳德福對專訪記者說。

戰火中的兄弟

前《人民日報》首任駐美記者張彥的個人際遇本身，就是一部傳奇之書。作為抗日時期西南聯大中文系的高材生，張彥因為共青團員的身份，需要接觸當時駐紮昆明的美國「飛虎隊」隊員。本來，兩周一次和美國大兵們的聚會是出於組織上的安排。在聚會中，這群陽光的美國小伙子們，除了分享食物，也講述自己的家庭生活，令張彥印象深刻。隨著抗戰局勢的變化，地下黨組織得知日軍將突襲昆明，是張彥將轉移的指令傳達給飛虎隊員，並由此和他們展開了友誼。

之後的聚會活動逐漸變成了並肩作戰。1945年，張彥及其同學更與飛虎隊隊員們一起，將毛澤東發表的《論聯合政府》翻譯成英文，再由這些飛虎隊隊員們以寄家書的形式寄往美國，讓外界了解中國的戰局。而張彥的際遇，也因為這篇英文版的論文而發生變化：他甚至收到來自美國軍隊的邀請，為美國士兵作一場中國現狀的演講。也因此，張彥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，多次使用英文名才得以擺脫追查。

由此，張彥越來越明白新聞工作的重要意義，明白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言，把中國的情況介紹出去。從解放前的《新華周刊》到新中國後的《今日中國》，他成為一線記者，曾參與開國大典、第一屆政協會議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報道工作。然而，和美國飛虎隊之間的友情，卻成為「文革」期間被控訴的罪狀。

當張彥在農村下放改造時，他不知道他的美



■湖南芷江飛虎隊紀念館



■1944年張彥（站左1）在昆明大觀園合影，美國朋友迪克（坐左1）和海曼（站左2）也在其中。

國朋友們海曼和迪克，千里迢迢地來到中國，四處尋找他的下落，結果當然找不到，兩人只能憂傷得離開。這一別，就是二十多年。直到1979年，剛從農村回到城市不久的張彥，突然被任命為《人民日報》駐美記者。而就在他抵達美國的當天，他的房間裡就悄悄地放滿了鮮花。是飛虎隊朋友們送來的花！

鏡頭中已是耄耋老人的張彥，每每回憶起尋找音訊的失落和苦悶，重聚時的難捨難分，像一個小孩子一樣，眼淚噴湧而出，令觀者動容。

為紀錄片狂

陳德福現在的頭髮也有些花白。當年他在休斯敦出席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全國代表大會時，聽到了張彥的故事，就覺得他一直渴望的題材終於找到了！那時他30多歲，照片裡，是一個小個子、皮膚有些黝黑的書生。為了拍這部紀錄片，他不得不在美國以做翻譯員為生，拍攝十多年間往返中美30多次。沒有任何資助，跟蹤採訪張彥，同時做了大量資料收集工作。回想一路走來，陳德



■陳德福（中）80年代初期剛到美國，應邀在美中友誼協會講述新中國新人新事。



■海曼夫婦與張彥夫婦在紐約合影。

福覺得自己簡直是為紀錄片而生。

在印尼雅加達接受中文教育的陳德福很早就知道，回到中國並服務中國是他的最終目標。1957年他考入天津南開大學英文系，希望將來從事對外宣傳方面的工作，「畢業的時候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過來要人，偏偏就選上了我。」他欣喜若狂。

對紀錄片的認識，來自於他小學時班主任的影響，「那時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播放紀錄片《一定要把秦淮河修好》甚麼的，印象特別深刻。」他為了喜愛的工作廢寢忘食，在「文革」期間，所有文化活動和項目都被迫暫停，惟有新聞作為政治宣傳的重要渠道沒有關閉，正好讓陳德福練下了扎實的技術。

也是因為在電影廠的工作，陳德福認識了後來建議他去美國深造的外國專家們。「那時覺得我們的紀錄片還是拍得很生硬，我決定去美國考察學習。」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他進入紐約大學攻讀電影，「70、80年代的美國，極少看到能真實反映中國現狀的紀錄片和新聞報道，我覺得我有責任去拍。」直到他聽說了張彥的故事。

續寫飛虎精神

「張彥先生本人很快就同意我拍攝，但我面臨的困難也很多。一個是經費問題，另一個是看著當事人一個一個離開，張彥先生還曾中風一次。我覺得時間緊迫，而內容似乎也在不斷增加。」選擇翻譯工作是為了時間更彈性。除了中英翻譯，陳德福還作印尼語與英文翻譯，「剛開始中國留學生還不多，現在翻譯就越掙越少。」中間數度因為資金不夠而被迫停止，陳德福沒有放棄，最後製作費用的10萬美元，都是他一步一步地走過來。

他也為張彥與美國朋友的深沉友誼感動不已，「記得有次張彥在美國，因為一次沒帶電話出門參加朋友聚會而晚回旅店，讓朋友貝爾很擔心。晚上再次見到張彥時，貝爾大怒，說已經去報警，並四處打聽附近醫院的情況。張彥說，他從沒有見過貝爾那麼生氣，而且是為了他。」

現在，陳德福還要繼續拍飛虎隊的續集，目前正在做電影的英文版，「張彥先生89歲了，他的下一代和飛虎隊家庭之間繼續延續著這種友誼，這是飛虎精神代代相傳。」這次他想好了，他會以房車流動拍攝的形式進行，「這樣也有了商業資助的可能，也許會順利一些。」

■文：朗天

聲光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五刊出

二手碟評

文：勇先

《國產零零漆》——絕跡的幽默

周星馳與成龍，顯然在同一個層次了——當然不只是他倆的作品對香港電影發展的影響，還有那愈來愈招人非議的言論。早前周星馳一句「我不與蠢人做朋友」，那份氣焰灼灼，令人明白今日的周星馳，為何已無法（或無意）演活令大眾捧腹認同的精彩笑片了。

對大部分人來說，《國產零零漆》是周星馳的經典，除了是真的好好笑之外，還因為它具有的時代性——1994年出品的《國產零零漆》，是一齣名正言順的山寨版「007」的故事，主角「零零漆」（周星馳飾演）是一名後備中國特務，本來被投閒置散，流落在街市當一個「豬肉佬」，但因為國家的特務相繼遇害，在別無他選之下，被徵召偵查國家恐龍骨失竊一案。由於此作品實在經典，在此不作贅述。電影的看點除了是精彩絕倫的笑料外，還有其濃厚回歸前，對內地種種的想法和偏見。

例子1：大奸角「金槍人」原來同是軍隊司令（黃錦江飾），黑白兩種身份就是方便他將國寶恐龍頭骨偷運出境；

例子2：處決「零零漆」的劊子手，其他犯人縱有飛天遁地的本領，但逃走時都被這些劊子手洞悉慘死，偏偏零零漆甚麼本領也沒使出，只是在臨處決的一刻亮出一張100元人民幣，最後不僅成功脫身，劊子手還滿臉熱烈地揮手送別；

例子3：「零零漆」到香港執行任務時，在酒樓遇上一班隨地吐痰的內地人，轉瞬發現原來他們是來港犯案的「湖南幫」……

老實說，今時今日若重看這作品，或會感受到電影對內地同胞的冒犯：一來經過十多年後，內地的人文面貌大概也有相當的改變；更重要的原因是今日的港產片十居其九都北望神州，力圖打進內地的龐大市場，自然誰也不敢犯起「得罪」內地廣大觀眾的可能。這種兩地融合固然是大勢所趨，但昔日的那份不解甚至狹隘，卻又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港產片獨特性——《國產零零漆》的笑料，雖然多少也帶着回歸前對

內地的歧視，可是這齣作品不只廣受本港觀眾歡迎，即使內地的觀眾亦沒感到太多冒犯，照樣開懷大笑一餐。關鍵是當時的港產片，就像一塊扭曲了別人容貌的「哈哈鏡」，但哪怕是帶着種種偏見與歧視，好歹也是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面貌和視點，這正是一般較為粗製濫造的港產片，對內地觀眾仍有吸引力的原因。

再看今日的港產片，場面愈來愈偉大，但個性卻愈來愈模糊了。

港產片

■文：金寶

《極速天使》看女星

一直有不少賽車電影，但都主要以男演員擔綱，充滿陽剛味，然而《極速天使》卻一反傳統，在賽車場上馳騁的是四名女賽車手，更分別由湯唯、劉若英及張柏芝三大女星演出。她們除了在賽車場上拚個你死我活之外，更細膩演繹出每個角色複雜的心路歷程和性格層次。

談戲中的三個女演員，導演馬楚成第一個想說的是湯唯。「湯唯很適合演出小依這個角色，寫劇本時我可以說是想著她來寫的，後來完成劇本，我給她先揀演哪一個角色，她就自然揀了小依來演。我跟她說，你演戲很好，但你也很有可愛的一面，可是這一面的你只有熟悉你的人才會看到，不熟悉你的人就只知道你是《色·戒》裡面的那個湯唯。我留意到她有很多小動作，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，我深信她朝這個方向發揮可以令觀眾眼前一亮。」

馬楚成直言之前看《色·戒》時已留意到湯唯的潛質：「梁朝偉演戲很厲害大家都知道，但湯唯也沒有被比下去，她能演出那個角色的層次感，做到李安要求的東西，證明她有這個能力。湯唯自己也很喜歡小依這個角色，我也感到很開心，我喜歡有鬥心的演員，希望能挑戰自己，想給觀眾看到自己不同的一面，有野心才會努力去創造新的東西，這點對演員和導演都同樣重要。」

而三個女演員，包括湯唯、劉若英和張柏芝的角色，都極具性格上的層次感。「劉若英演的冰姐，表面上很臭脾氣，動不動就打人，簡直可以用『無品』來形容，但她根本就比任何人都心軟；柏芝演的游鎂，她是一個很親切的人，很和善，搶了姊妹的男人心裡會感到抱歉，但她內心其實比任何人都堅強，很固執；小依則是表面上很快樂，很有陽光氣息，但她心裡面有很多恐懼，會在面對困境時慢慢滲出來。這三個角色的層次感都豐富，也不易演，但她們都是十分專業的演員，在了解到角色的性格後就會演出來。」

馬楚成更透露游鎂的角色反映了他對愛情的另一種看法：「我拍過很多無條件的愛，今次想說的反而是有條件的愛情。游鎂這角色很複雜難演，但柏芝經過這麼多年，經歷令她成長，她演戲時的眼神都不同了，可以看到她堅強了很多。游鎂和好姊妹同時愛上了一個男人，對她來說這個男人是一項投資，而那男人亦當她是工具，社會上其實有很多這樣的愛情，男女之間怎麼會沒有算計呢？游鎂將自己的所有都押在這男人身上，無論輸贏她都認命，而即使她覺得欠了好朋友，但這種人是不會將歉意說出口的，更何況她並不覺得自己有錯，去到最後也只嘆自己太蠢給人利用了。」



銀幕短打

港片不斷重拍說明甚麼？

徐克《龍門飛甲》終於公映，雖然內容及藝術水平未見好評，然其3D效果受到普遍肯定，可算求仁得仁，因為作為舊作《新龍門客棧》的重拍，主創重點也一早放在技術革新上。

《龍門飛甲》並非唯一的重拍片。2011年幾部合拍大作，如《白蛇傳說》（重拍《青蛇》）、《聊齋之倩女幽魂》（重拍《倩女幽魂》）等，已作先導。而接踵而來的，除了影迷望穿秋水的《除魔傳奇》（前名《三藏伏魔》，重拍《西遊記》），還有《逃學威龍》、《東京攻略》、《星願》等。有人甚至預言這是2012年的港片製作

大勢。

一直有人稱香港影壇為「東方荷里活」。香港電影金像獎也完全仿照奧斯卡金像獎機制成立和運作。過去十年，荷里活不斷重拍舊片，重拍對象不限於本地作品，電影公司不斷到全球各地收集劇本，把歐亞非受歡迎的電影拍成荷里活版。《無間道》如何變成《無間道風雲》，我們記憶猶新。當然，所謂重拍，並不會情節、分鏡都全部跟足（即使像吉士雲辛重拍《觸目驚心》，事先聲稱逐個鏡頭翻拍，到頭來也並非實情），而是加入美國元素，很多評論因而覺得會「化神奇為

腐朽」。（《天使之城》重拍為《柏林蒼穹下》即為例）。

荷里活這個重拍現象，一度被視為創造力匱乏的表現。3D技術普及之際，重拍更多了一重藉口。（你會等待3D《星球大戰》嗎？）香港電影的重拍，是否反映了同一種創作衰退？中國內地市場開放和3D需求，不過只是類似的幌子？

經典可以不斷重拍，但邏輯不能反過來，重拍的不一定是經典。香港人拍的電影不是拍給香港人看的，似乎已漸成共識。重拍等如揚棄，想深一層只會增加我們的悲哀。